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法變戊戌

III

中國史學會主編
神州國光社出版

PDG

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三冊目錄

論著

王其鐸輯

康有爲論著

進呈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考

一

進呈日本明治變政考序

二

進呈突厥削弱記序

三

進呈法國革命記序

四

進呈波蘭分滅記序

五

梁啟超論著

變法通議自序

一

論不變法之害

二

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

三

續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三

說羣自序……………二五

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二六

論戊戌八月之變乃廢立而非調政……………三

論變法後安置守舊大臣之法……………三

書十二月二十四日僞上諭後……………七

嚴復論著

原強……………四

救亡決論……………六

論世變之亟……………七

論中國分黨……………七

關韓……………六

譚嗣同等論著

治事篇……………譚嗣同 三

聯英策	康廣仁	三
論熱力	唐才常	九
論中國宜與英日聯盟	唐才常	一〇
湖南設保衛局議	唐才常	一六
麥孟華等人論著		
論中國宜尊君權抑民權	麥孟華	二一
公司	麥孟華	二三
中國除害議	徐勤	二七
南海先生四上書雜記	徐勤	三一
論中國求富強宜籌易行之法	汪康年	三三
論華民宜速籌自相保護之法	汪康年	三六
論西人處置東亞之意	汪康年	四二
論宜令全國講求武事	汪康年	四四
論中國參用民權之利益	汪康年	四七
論中國變法必自發明經學始	歐陽中	四九

論大地各國變法皆由民起	歐渠甲	一五
論政變爲中國不亡之關係	歐渠甲	一五
論中國變法之害	孔昭焱	一六
論實學	何樹齡	一六
復讎說	劉楨麟	一六
論中國拘迂之儒不足以言守舊	陳繼儼	一六
女學利弊說	康同薇	一七
農會議	張謇	一七
商會議	張謇	一七
農工商標本急策	張謇	一七
興八旗諸君子陳說時局大勢啓	壽富	一八
革命道德說	章炳麟	一八
箴新黨論	章炳麟	一八
保富篇	汪大鈞	一八
論變法當務爲難	汪大鈞	一八
黨禍餘言	英斂之	一九

開議院論	趙而霖	一九五
論中國宜設洋文報館	陳衍	一九七
改正朔易服色說	姜叔子	二〇〇
閱時務報第六冊變法通議有感而書	歸潔生	二〇一
書今上口諭軍機章京譚嗣同語後	鐵冶生	二〇四
憤言	海藏樓高目居士	二〇五
論陰燒新法之害	讀有用書室主人	二〇七
中國講求西學論	曾廣銓譯	二一一
廣學會大有造於中國說	古吳困學居士	二一四
廣學會有大益於中國論	李董壽	二一七
勸學篇	張之洞	二一九
正權	張之洞	二二三
循序	張之洞	二二四
設學	張之洞	二二五
變法	張之洞	二二六

英美帝國主義份子論著

新政策自敘	李提摩太	二三
新政策	李提摩太	二三
泰西新史攬要序	李提摩太	二四
建倉儲米不如推廣鐵路輪舟說	李提摩太	二四
華官宜通西情說	山雅谷	二四
上中朝政府書	李佳白	二四
改政急便條議	李佳白	二五
新命論	李佳白	二五
文學與國策序	林樂知	二五
中國變新策	甘霖	二六
整頓中國條陳	福士達	二六
報紙評論	林樹惠輯	二七

時務報評論五篇	二五
知新報評論八篇	二六
湘學報評論二篇	三七
中外日報評論四篇	三一
申報評論二十篇	三七
其他各報評論四篇	三七
報紙新聞一九三則	三五
譯稿	

字林西報週刊	劉啓戈譯	四五
戊戌政變旁記（英國藍皮書）	王崇武譯	五三
英國藍皮書內關於戊戌變法的文件	林樹惠補譯	五三

中國的維新運動	五三
戊戌政變的當時	五六
張雁深	張綠子合譯

康有爲論著

進呈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序

戊戌正月

臣聞一姓之霸有天下者，刻籍其鐘鼎，摩訶其靈廟，徘徊其冊府，皆有神謨遠算，深計長慮，以爲子孫萬世之業；然類皆數百年而斷滅，或數十年而斷滅，其祖宗之經文緯武，皆廢弛敗壞，而不可用。子孫墨守其陳迹，而失其精意，遂相以尋於禍敗，謂一姓不再興。覽四千年青史氏之載，歷朝興亡之迹，豈不哀哉！

詩緯曰：『王者三百年一變政。』蓋變者天道也，天不能有晝而無夜，有寒而無暑，天以善變而能久，火山流金，滄海成田，歷陽成湖，地以善變而能久，人自童幼而壯老，形體顏色氣貌，無一不變，無刻不變。傳曰：『逝者如斯。』故孔子繫易，以變易爲義。又曰：『時爲義大。』一時者寒暑裘葛，後天而奉天時，此先聖大聲疾呼以仁後王者耶？

泰西之國一姓累敗而累興，蓋善變以應天也；中國一姓不再興者，不變而逆天也。夫新朝必變前朝之法，與民更始，蓋應三百年之運，順天者興，與其變而順天，非與其一姓也；逆天者亡，亡其不變而逆天，非亡其一姓也。一姓不自變，入將順天代變之，而一姓亡矣。一姓能順天，時時自變，則一姓雖萬世存可也。

夫創業中興之人，能變政者，其才武，其志深，其力雄，其氣猛，推移旋運，舉重若輕，故治天下如弄丸，惟拍

空轉，寬綽有餘。晚季中葉不能變政，其才文，其志淺，其力薄，其氣弱，故巴徬苟且，畏難偷安。故治天下如烹小鮮，燻臠木，不能自知自舉，而國之大小存亡強弱興敗視之。

今地球萬國，俄地三萬里爲大，俄兵八百萬爲強。割遼之事，俄一言而目歸之，吾乃以銀行鐵路與之爲德。雖然乃考俄之始，乃以八萬兵敗於瑞典萬人，乃割遼地於瑞國。無學校，無練兵，無通商，無製造良工，愚冥狂悖，既意既頑，昧塞小窮，岌岌殆亡，固有甚於我中國者。大彼得知時從變，應天而作，奮其武勇，破棄千年自尊自愚之習，排却羣臣阻撓大計之說，徵服作隸，學工於荷、英，徧歷諸國，不恥師學，雷動霆震，萬法並興。

昔衛文大布衣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材任能，是以興循，勾踐臥薪嘗膽，躬耕夫人織，下賢厚客，振貧弔死，同勞百姓，用以沼吳。彼得集而兼之，舉動非常，神功超越，用是數十年而文明大闢，開地萬里，爲霸地球。嗚呼！雷動而草木圻，其變力大者其治功大。蒼萌億億，皆草木也，待雷而圻，於以榮華，於以參天，彼得之變力，雷力也哉？宜其圻而榮華而參天。嗚呼！凡數百年一姓之國，既危既弱者，宜鑒於斯。臣謹輯彼得行事，以備採擇，上呈聖鑒。臣康有爲序言。（戊戌奏稿）（南海先生七上書記）（不忍雜誌第二冊）

進呈日本明治變政考序

正月

臣聞國無小大，民無衆寡，能修其政則強，不修其政則弱，臣不敢遠述，請言至近者：明有天下，豈不龐大哉？然而聖朝龍興東土，起自旅成，遂能北收蒙古四十國，東定朝鮮，入主華夏，數月而奄有率土。若夫近者，俄本叢爾，自大彼得起，發憤變法而霸北球；德大非特獵起自小普，能勝奧、俄、法，而成強大，威廉第一能用俾士

麥治國，今乃霸全歐。薩諦尼小侯國耳，有寶和嘉窩，與其主伊曼奴核起，而勝帝國之奧，遂合十一國以立意。若夫日本地城，比我四川，人民僅吾十之一，而赫然變法，遂發吾大國之帥，割我遼、蒙、贛二萬萬。若夫印度、突厥，豈非古有名萬里大國哉？然今則夷爲奴屬，或割爲病夫，聽諸歐強驕焉。夫以普魯士、薩諦尼、日本與印度、突厥，比土量民，不足一呖焉，然強弱盛亡榮辱若是其遠也。臣滋懼焉。況今者四海隸通，列強互競，歐美之新政新法新學新器，日出曹奏，歐人乃挾其汽船鐵路，以貫通大地，囊括宙合，觸之者靡，逆之者碎，探而用之，則與化同，乃能保全。突厥至大國，守舊拒之則弱，削日本小國，更新變用之則強，此其明效大驗，公理正則無可遁逃者矣。

嘗考日本變法之始至難矣，與歐美語文迥殊，則欲譯書而得歐美之全狀難。帝者守府，而武門執權，列侯拱之，其孝明天皇欲作詩而無紙，則收權難。及倒幕維新，而革命四起，則靖人心難。新政初變，百度需支，頻仍變亂，兵餉交困，而國庫乏絕。初創國家銀行，資本僅得二十九萬，全國歲入，僅逾千二百萬，直至前歲，勝我之後，歲入亦僅八千萬，則籌款難。然二十年間，遂能政法大備，盡撮歐美之文學藝術而銘之於國民，歲養數十萬之兵，與其十數之艦，而勝吾大國，以最爾三島之地，治定功成，豹變龍騰，化爲霸國。

若以我廣土衆民，十倍於日，皇上乾綱獨攬，號令如雷霆，無封建之強侯，更無大將軍之霸主，片紙渙汗，督撫貫行，四海無虞，民罔異志，就今歲入，已逾萬萬，若括陋規，必可得倍，若正經界，更得倍蓰，若善銀行之用，則不可思議也。若因日本譯各書之成業，政法之成績，而妙用之，彼與我同文，則轉譯輯其成書，比其譯歐美之文，事一而功萬矣。彼與我同俗，則考其變政之次第，察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軌，取其精華，在一轉移間，百

歐美之新法，日法之良規，悉發現於我神州大陸矣。

夫凡有興作，必有失弊，幾經前車之覆，乃得後軌之適。今我有日本，爲鄉導之卒，爲測水之竿，爲探險之隊，爲管輅之神農，爲識途之老馬，我盡收其利而去其害，何樂如之。譬如作室，歐美繪型，日本爲匠，而我居之也。譬如耕田，歐美覓種灌溉，日本勸艾，而我食之也。雖國勢不同，民俗少異，有不可盡用者，則斟酌補苴，彌縫救正，亦何難焉。且我數千年文明之舊，亦自有應保全者，其不能盡同，且不可盡採，奚待言哉。但藉其同文，因其變跡，規模易舉，條理易詳，比之採譯歐文之萬難，前無鄉導之官，豈不相距萬里哉？

昔在聖明御極之時，琉球被滅之際，臣有鄉人，商於日本，攜示書目，臣託購求，且讀且駭，知其變政之勇猛，而成效之已著也。臣在民間，募開書局以譯之，人皆不信，事不克成。及馬江敗後，臣告長吏，開局譯日本書，亦不見信。及東事將興，舉國上下，咸昧日事，若視他星，臣會上書言日本變法已強，將窺遼東，先謀高麗，大臣不信，猥以疎賤，九門深遠，格不上達。及東事之興，舉國人皆輕日本之小國，貿然興戎，遂致敗辱，則太不察鄰國，誤輕小邦之所由也。

嚮使二十年前，臣譯局書成，或十年前，長吏聽臣言而譯之，或六年前，大臣信臣言而上奏，皇上亟變法而預防，有一於此，其在前乎，則國民必瞭而不矇；其在後乎，則中國已強而無患，乃皆不獲，遂至喪師辱國，割地賠款，以至乎此也。臣不能不嘆息痛恨也。

臣愚狂謬，豈敢妄陳前事，幾類炫伐，上瀆聖明，所以敢不避斧鉞，拳拳上告者，誠以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亡羊補牢，今未爲晚也。臣考日本之事，至久且詳，觀前車之覆，至險可鑒，若採法其成效，治強又至易也。大

退歐美以三百年而造政治體，日本效歐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體。若以中國之廣土衆民，近採日本三百年而宏規成，五年而修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矣。臣荷皇上非常之知，籌爲中國自強之計，未有過此，皇上若採臣言，中國之治強，可計日而待也。臣昔譯集日本羣書，但割取明治變政之事，編輯成記，累承聖問，今乃寫定，上呈聖鑒。臣康有爲序言。（戊戌春稿）

進呈突厥削弱記序

戊戌五月

臣聞醫而後知病之輕重，鑒而後知貌之妍媸。鑒於遠古，不若鑒於近今；鑑於不同類，而異我者，不若鑑於同類而似我者。故藉援切近，診切脈絡至要矣。橫覽萬國，與中國至近形似，比擬同類，鑒戒最切者，莫如突厥矣。

突厥出自匈奴，蓋殷人淳維之後，而吾同種也。昔在隋唐之世，赫然控北方數萬里，互自遼東，延瀚海至於裏海，奄有中亞，自蒙古前草比強焉。及敗逐於契丹時，號爲西突厥，終敗逐於蒙古燕帖木兒，是爲今突厥。已而攻東羅馬，滅而代之，遷居其君士但丁那部之大都。當是時突之四域，北據今強俄之全土，東破取波斯之半壤，南臣服非洲數萬里之北域，中撫亞喇伯，希臘之舊國，東取歐洲之塞維布加利牙，羅馬尼亞之腓壤，挾其黑海、地中海、印度海幅員之力，兼有摩西稷譏希臘羅馬文教之舊典，東向而爭歐土當明之中葉，其蘇丹索立曼擁馬隊兵百萬，以壓全歐，玉節金輦，鐵馬鳴鏑，鞭笞所指，指日滅歐。德之維也納，城門不啓，何之標德卑士京邑瀕危，諸歐列國王侯，聯兵合拒之，幸霖雨泥濘，疫病大起，僅乃得解，否則諸歐，咸爲晉餅。自爾三

百年間，諸歐同心竭力，奔命遑遑，蓋聞突厥之聲威，向心摧骨震矣。

然而三百年間，適當歐人新世勃興，科命布則尋得美洲，漸乃覓得全地，以增新識。意大利文學復興，新教出而舊教廢，於是倍根笛卡兒創新學，講物質，自是新藝新器大出矣。突人得大砲火藥於蒙古，而繼之歐，於是破封建萬千之侯壘，而王權成，騰揚濫天之革命波，而立憲偏於各國矣。

至近世百年，諸歐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學新器，絕出前古，橫被全球，其汽船鐵路電線汽球，並出齊奏，絕地通天。歐人用以囊括四海，席捲大宇，無有留者。而突厥恃其強大，鼯蹠於其比鄰，閱數百年，渺若無知，不少覺寤，豈不異哉？及夫歐勢內膨，兵力外挺，耽耽遂逐，惟此地兼三海三洲之神皋腴壤，始因種爭教爭，借扶其民，於是埃及希臘自立，羅馬尼亞塞維繼之，及布加利牙教案之起，俄人藉口，仗義討歸，於是可薩克數十萬兵，立馬巴達坎岳之顛，以免歐君士但丁那部矣。

當是時，突君主大臣，喘喘不國，英人爲均勢，而爭鄂之虎牢也，乃連法、意、德、奧之師，勒俄退兵，列強乃分割其要壤。俄得黑海，高加索，奧得蘇次戈兩省，莫得毛魯場，布加利牙與門內哥均自立。自是突遂偏安，地壤偏小，君廢國幾亡。當是時，幸賴賢相阿士文之才，立憲法，變新政，訂外交，令國家危而復安，國民慙而復解。若使突主倚用之，以突之兵強地大，至今二十年，雖齊法德，較奧意可也。

然而突之蘇丹，乃逐阿士文，廢憲法，復守舊，至於今二十年，全突黑闇，仍數百年之故俗也。其國土地蕪菲，與我國同；道路污穢，與我國同；無自來水，無排洩，無電燈煤燈，無機器，與我國同；全國少鐵路電線，交通不便，與我國同；人民愚昧篤舊，於讀經教經典外，地球大勢，罔無所知，其學校皆無世界學，無各專門化充電氣

工程機器學，無商船駕駛學，與我國學子昧昧於八股試帖楷法，同人民無權，國無議院，縣鄉無議局選舉，與我國同；其財政困亂，人民窮苦如牛馬，與我國同；其訟武斷，其獄黑苦，與我國同；其負外國債累數萬萬，與我國同；英、俄、德、法、奧、意六國大使外，攬收其財，內干預其政，日迫壓取其利權，國民愁怨咨嗟，與我國同；於是革命四起，人人思易朝逐君矣。

而突厥蘇丹，以其黑暗守舊之治法，晏然處諸歐列強狡啓之中，偃然臥國民憤怒革命之上，所謂寢積薪之上，火未燃而以爲安；臥羣虎之旁，虎未噬則且酣醉，豈有不危哉？突厥不亡國，則革命殆不遠矣，無可救藥矣，豈止削弱而已哉？

書云：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中國與突厥乎？西歐久誚爲東方兩病夫矣，其意謂未知孰先死也。今中國之形，與突厥同；中國之病，亦與突厥同；臣編譯突厥事，竊竊自危，旁皇淚下，竊幸恭逢皇上神聖英武，維新變法，且決立憲，有以起病而扶衰焉。惟此獨與突厥異，中國不亡，國民不奴，惟皇上是恃。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中國四萬萬人民之幸也。臣謹譯編上呈聖鑒，臣康有爲序言。（戊戌奏稿）

進呈法國革命記序

六月

昔孔子讀詩，至殷士膚敏，湛將於京，乃掩卷而歎曰：大哉天命無常，故君子不可不戒懼，黎民不可不勸勉。臣讀各國史，至法國革命之際，君民爭禍之劇，未嘗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徧全國，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萬，變革三次，君主再復，而綿綿八十年，十萬之貴族，百萬之富家，千萬之中人，暴骨如莽，奔走流離，散徙

異國，城市爲墟，而革變頻仍，迄無安息，旋入洞淵，不知所極。

至夫路易十六，君后同囚，並上斷頭之臺，空瀝國民之淚，悽惻千古，感痛全球。自是萬國驚心，君民交戰，革命之禍，徧於全歐，波及大地矣。諸歐鑒戒巴黎，殺戮略戢，而君主殺逐王族逃死，流血盈野，死人如麻，則百年來，百國實事實錄，莫不同然，普大地殺戮變亂之慘，未有若近世革命之禍酷者矣，蓋皆自法肇之也。

大學曰：惟命不於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惟石岩岩，民具爾瞻。故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戮，故桀放而巢，而民曰：時日曷喪，厲王放蕩而下，乃共和爲政。至於首懸太白，身焚漸臺，蓋皆不慎不善，以辟爲天下戮也。若夫路易十六，寬裕愛民，實爲恭儉之君，故遭禍變，民多哀憐之，以憐民飢，特許開議院，至仁也。特許平民預議而立憲法，至公也。飢民從其徵除喇宮，推至巴黎，至寬也。惜其許行立憲，不盡出於己意，而多由於民迫，不剛斷於速行，而游移於衆議，始則恃瑞士之軍，以兵爲衛，既乃撤之，則無兵而同於匹夫矣。中則與民黨米拉伯盟而付以大政，則得人而王室固矣。既乃背之，則民黨失心矣。終則恃外援而不出奔，遂激民怒而成大戮，身首異處。爲天下民性可諍而不可動也，一動之後，如轉石於懸崖，不至於趾不止也。傳曰：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民愚不知公天下之義則已，既知之則富貴崇高者衆之所妒，事權尊一者衆之所爭也。法民既遠感於美民主之政，近觀於英鐵植理遜古士第二之故，久受壓制，具瞻若若，必傾覆之。吳起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書所謂顧畏於民岩也。民情大動，民心大變矣。

昔之名分，不足以定之，適足以激之；嚮之權勢，不足以壓之，適足以怒之。若使路易十六剛愎雄武，仍壓其民，若秦始皇則禍延後嗣，二世而亡，如其祖路易十四而已，而雄武之才，乃天寶生之，非尋常人主所能學。